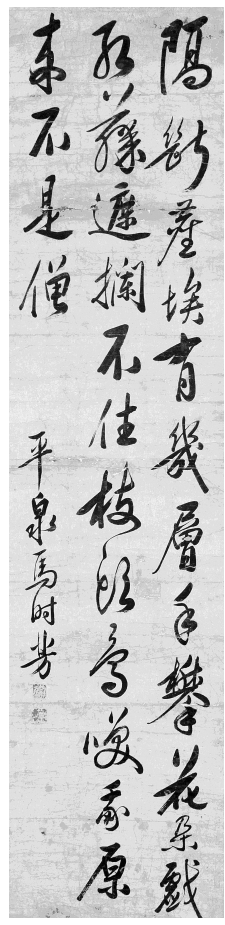


中原收藏

马时芳书法



马时芳，河南禹州人，字诚之，号平泉，又名见吾道人。乾隆四十八年副榜，授封丘县教谕，以忧归；复补巩县教谕，卒官。马时芳博学嗜古，博观群书，酷爱金石、书画、诗词，著述宏富。曾著有《挑灯诗话》、《论语义疏》、《风蚀学抄》、《马氏心书》、《鸣竹随笔》、《垂香楼文稿》、《风梅待月》等等。他的书法不拘泥于一家，不沉溺于时风，取法广博，拥有海纳百川之胸襟。此件作品，高1.62米，宽0.44米。笔画纵横自放，以戈戟钩划。骨架挺立，虚实相间，去媚存骨，凝重稳妥，彰显出昂扬、挺拔的气势，神味悠长，使人欣赏起来神清气爽，是一件精心之作。  
王顺喜 供稿

散文

老房子里的旧时光

郁 笛

九月的车声，依然让人难以感受到秋日的凉爽，阳光如同这个季节里古老记忆的一部分，像那些旧时光里喧腾或者坚硬的泥土一样，明亮而又热烈地盈满了你的眼目。我说的当然是晕染着旧时光的车库老城。泥墙、深巷、院落和人家，你几乎找不到哪一方景物里，没有附着了泥土的颜色、气味，和她千百年来不曾沉落的历史的光亮。

几乎每一个到访车声的人，都会被告知，要到老城去逛一逛。去寻找老房子、古民居。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老城竟如此的安静。幽深的土巷和喧哗的街面似乎相距并不遥远。在一些并不规则的巷子中我只是随意地走着，偶尔有一位裹着头巾的维吾尔少女，从虚掩的木门里朝外望上一眼，两位同样戴着头巾的老妇人，牵着手一个小女孩，在窄窄的巷子里平静地走着。隔着不远，就有一座堡坑，一些年轻或者中年的维吾尔人，一条腿盘坐在堡坑的边上，那些大若锅盖的饅饼，不时被从堡坑里取出来，摊放在跟前的案子上。冒着热气的鲜葱，金黄，明亮，飘散着不可阻挡的诱人的面食的香气，在街道上弥散。

而此时，阳光在这个上午，也显得温和了许多。趴在门缝处往里看上几眼，也只是瞧见了一些斑驳的老墙上时光的旧影，不得不悻悻而归。

连续的碰壁之后，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随意在巷子里走着，并没有了要刻意进入哪一家老宅里，去一探究竟的强烈愿望。走着走着，我就被一家敞着门的老院子吸引了。似乎，院子里没有人。我们径

直踏入这家有着天井的四合院式的人家。几个人忙着拍照的时候，从一间屋子里走出了一位中年维吾尔男子，他对我们的不请自进，似乎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也许是习惯了被参观吧，他来到院子看了一眼，就又回到房间里去了。

这是一座修建于清末民初的老房子，虽然房子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但从建筑风格和建筑布局上可以看出，中原汉文化和龟兹文化的交融与融合。整个院落的回廊、廊顶和廊柱都烙印着深厚的汉文化的建筑风格，而上面描绘的古龟兹花卉和飞鸟图案，使得这座看上去有些破败的院落显得古老又现代。院子有些破落了，廊顶上有些塌陷迹象，泥墙、木雕上也落满了岁月的灰尘，柴草和杂物堆满了一些废弃的房间。

没有经过主人的允许，我们无法进入他们居住的房间。只是在一些废弃的房间内，隔着朽坏的窗棂和门洞，看见房间里的壁橱、灯台等当时房间的布局，想象着它当年的恢宏气度。

在一间临街的小房子里，我看到两个被打通的房间。显然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施工。地上的木屑和草泥，一面墙上被打开的门洞，斜吊着的一扇木门，却唯独不见施工的人。难道那个从房间里露了一张脸的中年人，正是这一项工程的施工者吗？我难以断定，这个房间里的改造，已经进行了多长的时间，它显然没有经过设计和工程规划，是手工时代的匠人手艺。看看周围时光里的沉寂，似乎也没有多么急切的需要。甚至关于房间，是不是需要改造，改造后的目的是什

么，以及什么时候能够完工等等，我看不清答案，也找不到尽头。也似乎，这些附着在时间里的漂浮物，你无法更确切地赋予它具体的意义和象征。

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从内心里欣赏这种老房子里的慢施工。缓慢的，甚至是停下了脚步的旧事旧物，才和这深深泥墙，和这古树凝望，若隐若现的时光般的脸庞，生出了一组沟通古今的默契与暗合。我欣赏着的，不是这时光里的停滞和无奈，是你在幻梦般的前世今生里，一场贯穿了生死轮回的孤寂。

想想，我也是去过去了一些老城的，去过去了一些沉睡在历史里奄奄一息的老城，也去过去了一些被过度保护和开发后的老城。一些颓败和带着一张假面具的老城记忆，总使我在我面临车声老城时心灰意冷，唯恐我面对的又是一个失去了自己鲜活生命和记忆的老城。旅游，或者观光产业的兴盛，使得我们对那些原本沉寂的老城旧事，生出许多迷恋。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一些老旧的时光，正在被驱赶着，切割、碾压，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正如我们看到的一些崭新的城市，街道、楼房、花池和树木都显得整洁而干净，你看不到一片旧物，一棵古树和一些上了年岁的房屋。而一座城市，不管现代化的进程多么耀眼，缺少了这些旧事物的观照，就像缺少了记忆的人一样，总是病态和浅薄的。我们需要这些城市的生长，我们也同样需要拥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记忆。

想必，车声老城，是活着的。她至今一直没有失去自己的记忆，她的生活、手艺，也一直都没有中止。

“哦？什么好办法？”徐叔住前探了探身子。马云说出了三个人的名字，徐叔和陈春生对看了一眼，忽然间目光都是为之一亮！

第四回 玉人何处教炊箫

平日里的正午时分，“一笑天”总是宾客满座，热闹非凡。可今天，酒楼门口却挂出了暂停营业的牌子。

马云昨天晚上提到的三个人：孙友峰、彭辉、凌永生，齐聚“一笑天”酒楼。整个下午，“一笑天”大门紧闭。

一般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才出摊的沈飞，今天因为酒楼停业而落了个清闲。他早早地来到巷口，支起了油锅。不一会儿，那股独特的臭味儿便在巷子里悠悠地飘散开来。

因为时辰还早，那些老主顾们都没有出现，摊点上显示出少有的冷清，只有一张小桌前坐着两位客人。沈飞却一点儿都不懈怠。

这男女二人，一个是徐丽婕，另一个便是姜山。

姜山夹起一块豆腐干，放进嘴里。

沈飞一脸期待地看着姜山：“味道怎么样？”

姜山竖起了大拇指：“好！外酥内嫩，口感极佳，既有豆腐的原味，而且……”

姜山又夹起一块豆腐干，在唇边轻轻一抿，但并不嚼动。他品评片刻，道：“你这馅料里有一种奇妙的鲜味，肯定有什么名堂！”

沈飞哈哈大笑：“高手就是高手，什么也瞒不过你。”说着，他用调羹舀起一勺卤汁，然后把调羹边缘靠在碗壁，把里面的卤汁缓缓倒净。

沈飞把调羹递到姜山眼前：“请看！”

姜山盯着调羹底部沾着的那些极其微小的棕褐色圆粒，微笑着点点头：“原来如此。”

徐丽婕好奇地把脑袋凑过来，沈飞把调羹递到徐丽婕手中，“这是虾仁。”沈飞笑嘻嘻地看着姜山，“你是北方人，没想到也知道这个奥妙。”

姜山呵呵一笑，沉默了片刻，忽然问沈飞：“你有没有兴趣到北京发展？”

沈飞愣然一怔：“干什么？”

“是这样，我在北京经营着一家星级酒楼，顶层专营风味小吃。”姜山不紧不慢地道，“说实话，那里的东西没有一样能比得上你的油炸臭豆腐。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保证

说 痴

说 痴

程勉学

说到“痴”，人们就会想到成语“痴人说梦”，甚或想到老年痴呆等。殊不知有些痴却痴得美丽，痴得可爱。

譬如琴痴帕格尼尼。他自幼多病，4岁患麻疹和强制性昏厥病，几乎要了他的命……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什么猩红热、严重肺炎、关节炎、肠炎、喉结核等多种疾病接踵而至，吞噬着他的机体。再后来声带也坏了，成了哑巴，只能靠儿子按口型翻译他的思想。

患病中的帕格尼尼却酷爱小提琴，如痴如醉。即使茶饭不思，骨瘦如柴，他也要将自己在室内，每天练琴10至12小时，忘寝废食，精益求精。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演奏使帕尔马首席提琴家罗拉惊得目瞪口呆。无颜收他为徒；音乐评论家勃拉兹称他为“操琴弓的魔术师”；歌德评价他“在琴弦上展现了火一样的灵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再说书痴李敖。他“用书做墙”，“坐拥书城”，嗜书如命。李敖藏书多达8万余册。这些书都是他到台湾后30年内收集起来的。如果扣掉他6年的牢狱生涯，在其行动自由的日子里，平均每天要购9.3册书，而且还要经年累月一天不落，才能达到这一成果。

李敖除有大量藏书外，还有成箱成柜的各式资料，它们或是剪报，或是日记，或是书信，其数量难以统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这些书籍和资料的整理上，李敖是“土法上马，自行设计”，而不采用电脑。他曾骄傲地说：“我是20世纪最后一个抗拒电脑的人脑！”而他控制那些藏书和资料的秘诀，居然只有区区4个字——“痴能补拙”。

痴者，痴情痴诚也。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凡大才大学问家，无不历经砥礪，百折千回，而达到新的完美。文天狗，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所有这些都无不提示我们：痴者，与苦难原来也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财富的东西。有了它，你便比常人多了一重生命体验和人间沧桑感，而更接近于生命赋予你的终极意义。你经过的都已成为你的拥有，你的财富。你会活得更立体而从容，更真实而洒脱。

文化杂谈

浅斟低唱中的歌吟

梅 溪

古希腊人说，诗歌里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秘密。纵观唐代的诗歌，可以隐约看出唐朝由盛到衰的没落气息。唐诗过后是宋词，宋词是唐诗凋零的花瓣。一出现似乎都带着春意阑珊的味道，尽管苏轼辛弃疾也豪放，但也掩盖不了宋词多愁善感缠绵悱恻的婉约。

在这些词家当中，有一个颇为可爱的人物，就是那个徘徊于茶坊酒肆的才子词人柳永。

柳永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柳宜曾官至工部侍郎，哥哥三接、三复都是进士，在这样背景下长大的柳永对求取功名充满渴望，然而天不遂人意，天禧三年和仁宗天圣二年的考试柳永都落榜了，傲岸的他愤然写下了：“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曾想，这首却成了他第三次落榜的原因，他可能低估了自己词的影响力与传播广度，这词早已传到禁中，上达宸听。等到临轩放榜时，仁宗以《鹤冲天》词为口实，并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可怜的柳永，是最高皇权绝了他的科举路，便纵有千种风情更

与何人说，只能混迹于烟花巷陌，不得不偎红倚翠，秦楼楚馆中才有知己，在那里同白居易一样任自己的情感随流飘荡。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柳永清丽的词语入骨，平平仄仄地把胸中的志向与苦闷谱写成了一首首缠绵的情词，而这一切浸淫着真情实感的慢词一经娉婷秀媚的歌妓那语娇声颤的传唱便有了穿越时空的生命力，“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见其词流播之广，柳永的故事也成了不死的传说。尽管“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尽管曾三次落榜，尽管自嘲为白衣卿相，可是柳永却成了歌女心中永远的王子！她们说“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王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侣，愿识柳七面。”

在历史的深处，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这个烟花巷中的才子曾执手相看泪眼，泪流满面；曾无限狂心乘酒兴，邻鸡相怨；曾想佳人妆楼颙望，独自倚栏。“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你悔了吗？是否在意那琼林御宴的琥珀美酒，那长安看春花春风十里得意的潇洒？很喜欢张晓风的《枫桥夜泊》，喜欢她文章的结尾，那张长长的榜单上（就是张继挤不进的那张金榜）曾经出现过的状元是谁？哈！谁管他是谁？有人记得那一届状元披红游街的盛景吗？不！我们只记得秋夜的车船那个失意的人，以及他那不朽的失眠。

是啊，我们记不住当年的状元榜眼探花是谁，却在诗词的浅斟低唱中永远记住了那个不朽的名字——柳永。



心闲秋水(国画) 孟庆占

深深地感染着我，感动着我。每每见到她，我总是肃然起敬，总是在心里默默地为她祝福，总是期盼她健康快乐……

我常想，癌症固然凶险也很可怕，但也不尽然。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态势下，信念与乐观都是必需的！“不抛弃不放弃”都是必需的！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有了这样的阳光心态和迎接一切困难的良好心态，困难、困境、病魔、病魔又算得了什么呢？

伟大的政治家曼德拉说过，“生命中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坠落后再能再度升起。”生活里也有勇士和懦夫，这样的勇气和品格堪称勇士。

生活里不乏这样的例子。可是，今天她没有。在这个彩霞满天的美丽清晨，唯独不见她。那条她常常徘徊逗留的小道，因而显得孤零零的。没有她，我突然仿佛感觉缺少了什么，很失落。

为什么呢？怎么没有来呢？我在心里嘀咕着琢磨着，猜测着。与其说是纳闷，不如说是担心忧虑牵挂着她更为准确。发生了什么事了？我不愿意往下想了。

顽强的勇敢的抗癌勇士，盼望明天能见到你……

盼望明天依然是一个美丽的清晨。

天空清澈，阳光明媚。

有我，有你……

新书架

《木垒河》

博集

这是一部深情书写民国新疆往事的史诗之作，也是一部真实再现动荡时代家国变迁的命运之书。

《木垒河》如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以木垒河县城由小见大，再现了这一时期新疆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风云变幻。

小说从汪秀英三次出嫁未遂、夫婿均离奇死亡开始，引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汪雨量逼婚，魏啸才娶妻，剿匪、贩烟土、惨遭屠戮、兄占弟媳、战火劫难、遭遇饥荒……同时写出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位新疆统治者新旧交替，“宗司令”马仲英进军新疆，直到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军等历史事件，铸就了一部厚重、真实的新疆往事，以史诗般宏阔的笔调，还原非常时期的非常人事，书写动荡时代的家国命运变迁。

历史大势的风云变幻，交错纠缠的恩恩怨怨，彪悍率直的爱恨情仇，此起彼伏的正邪善恶……古老的水垒河在一代代新人新生的阵痛中战栗。

打开《木垒河》，你将走进新疆这片古老而瑰丽的土地，走近一群历经苦难而生生不息的人们……

连载

儿子救了。我和晏紫获救了。我们和儿子一起获救了。我们是自救。我们是相互拯救。我们让儿子经历了很多，儿子用经历的很多教育并教会了我们很多。

不可思议的顺利紧挨着到来。北京传来期盼已久的消息，中戏举办为期四个月的考前培训班，名额120人，小舅已经给儿子报上了名，而且是在曾经教过姜文表演的一位老师的班上。

儿子不会放弃报考中戏的，他有梦。儿子也不会放弃高考。他一点儿都不害怕高考，他只是不想学习“那样”地被摧残，人被学习“那样”地摧残，宝贵的青春时光“那样”的不快乐，只是不想“那样”地去学习去高考。这是个性与命运的冲突，个体与社会的冲突，结果必定是试图反抗的个体一方遍体鳞伤。

2008年9月12日，儿子去北京。此行四个月，到2009年1月中旬结束，然后回家过年，节后立开始专业考试。这是儿子第一次独立自主地生活。我和晏紫送儿子到武昌火车站。在候车室，灯光下的儿子脸上光洁明亮，他的身高已经超越了我，是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憧憬和激情，还有脸上一种挣脱束缚后自由的感觉，以及深沉舒缓的轻松的呼吸。

儿子同时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三所学校，三所学校儿子都报的表演专业，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2009年招生50名，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招生75名，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最少，25名。三所全国顶级的表演院校表演专业总共招生150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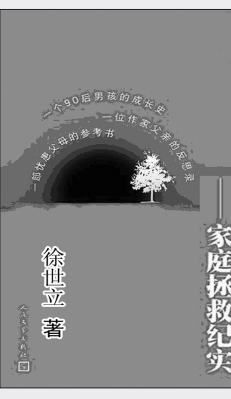
2月6日，北京电影学院首先初试开考，接着是上海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殿后，初试在2月下旬。

结果，北影、上戏都失败，就剩中戏了。中戏没戏就彻底没戏了。3日至5日，我一天给儿子一条短信。

4日晚我收晏紫短信：三试二场考完了，还不错。从中午1点考到晚上6点。

三试的第3场考试是面试加才艺展示。儿子被安排在上午考。我一开始就等晏紫的电话，从8点到下午2点，又是6个小时。晏紫短信：考完了。整整一个月，儿子考了十余场。

一个孩子的战争



徐世立著

家庭拯救纪实

像触电一般，儿子的整个身体都硬了，僵直了。猝不及防。父子身体的接触，猝不及防地携带了多少生命的信息血缘的情感潜在的理性啊。儿子身子直挺着，没有脱离，没有脱离我的手，我的身体，表情比身体还要僵硬。

因为哭，我不能连贯地把话说得那么清晰，我一会儿高声一会儿低语，说的时候我紧紧挽住儿子的肩膀，只差把他搂进怀里。我说：“修远，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一切都微不足道了，只有你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没有你，我们要你健健康康地活着，每天开开心心开开心心地活着……你是我们的儿子，我们只有你一个儿子，唯一的儿子……中戏，咱不考了！高考，咱也不考了！学也不上了！好吗？我决定了，你妈也同意了，从今以后，你就是个没有任何学习任务没有任何压力的人了……”

我还说了很多，全是泪语。儿子的身体在我的泪语和越来越有力度地摇晃中渐渐软了，松散了……我相信此刻他坚硬的心也在变软，变柔，如坚冰融化。

晏紫倚在房门口，满脸是泪。我们三人都没有料到，就在这一二十分钟内，儿子终于发生了变化，事情从此发生惊人的逆转。

我最后说：“修远，把安眠药给我。”

儿子稍稍犹豫了一下，从电脑底下抽出那板药，交给了我。还剩一大半。